

亢怀的册页《空谷幽兰》一直伴我,偶尔翻看看看。

此册页凡十帧,很小的方形小画(23×19cm),皆极精极简、品位极高之水墨小品也。所画一概是山间兰草,或倒悬于绝壁,或从生于乱石,或附伴于野竹杂草,无人顾怜,清逸自得。几笔浓墨兰叶随意舒展,数朵淡墨兰花兀自开放;用笔极简,惜墨如金;信手为之,一任自然;四外无他物,冷寂又空灵。我见过不少自称“禅意”之作,却绝无此空远、通透、纯净、至高之境界。

这十帧小画中,九帧没有题款,只有一枚很小的朱文闲章。最后一帧落款为:“丁酉新秋同客鲁临沂写意。用老长兄教正。研弟亢怀。”丁

迷迷蒙蒙之间,家里的小狗但丁照例在5:30准时把我叫醒,躺在床上,懒懒的心里,忽然生出了些许苍茫之意。人在房里,心却已到了天际,到了阿尔卑斯的勃朗峰山谷里。

2019年8月30日,我来到这里,站在了起跑线前,参加UTMB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。UTMB是越野界的巅峰,2003年由凯瑟琳女士和她的丈夫米歇尔创办于法国边境小镇霞慕尼。小镇1771年由两名英国青年贵族发现,1924年成为第一届冬奥会的举办地。

听着《征服天堂》的激昂乐曲,站在起点的2300人都跃跃欲试。但我澎湃的心里并没有底。看过我的著作《生命的荣光》的人,都知道我不是50岁那年因身体不适偶然加入跑步的行列,如此枯燥孤独的运动,不知怎的就打动了我心深处兴奋的“结”,从此一发而不可收。几年下来,跑过的马拉松,手指头也要掰几遍;发动的人、发动的人又发动的人,已以百千计。

但怎么就去跑了越野?已记不清何时起了心动的念。马拉松和越野的区别是一个在城市,一个在山里;城市的叫路跑,山里的叫越野。路跑是平地,越野是野路;路跑,基本没有起伏,越野,则是爬过了一山呦,又一山。

我参加的UTMB-CCC,距离101公里,累计爬升6100米+,关门时间27小时。我以25小时零5分17秒到达了终点拱门。当看到年近九旬的岳父母在终点人群中等我归来的热切眼神,我忐忑的内心终有机会迎来了狂喜:我成了“征服天堂”的人,一个50岁开始跑步、55岁还能完赛UTMB的人。这场赛事,完赛率66%,我排名1259名,第1个打卡点,我的排名是第1762名。

领好完赛衫,我和岳父母、妻子谢红一起,来到了雪园饭店午餐,看着满

空谷幽兰

冯骥才

西应在同治或更早的乾隆年间。

知亢怀者恐无多,画史上找不到亢怀的名字。只在俞剑华《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》中查到一个“亢怀”条目,内容十分简略,还是转录于《沂州府志》,如下:“亢怀,荆楚人,寓居山东兰山。能诗赋,通骑射,工书及篆刻,尤妙于画。尝写兰于山崖石壁,极有逸致。”

但这段短短记载中的“寓居山东兰山(临沂)”“写兰于山崖石壁”“尤妙于画”和“极有逸致”,都在这册页中了。由这本册页可见亢怀绘画的全部面目。

街穿梭的人流,我点了杯冰镇啤酒,轻轻地喝了一口,在“The Mass”的音乐声中,思绪瞬间穿过了勃朗峰天际:

命运将我的健康,与意志,时时摧残
虚耗殆尽,疲惫不堪,
永远疲于奔命
就在此刻,不要拖延,
快拨动震颤的琴弦
……

听着音乐,我的眼眶闪烁着感动自己的泪光。

一天一夜零一小时05分17秒,我有必要这么折磨自己吗?

UTMB,UTMB又怎样?“封神”了又如何?还是那个你,除了多了些沧桑,你别无区别。

但可能是在世间久了吧,我就是没有控制住自己脚步的任性。或许,是因为山在我的心里,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,不只是一座山吧。

李白在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中写道:海客谈瀛洲,烟涛微茫信难求。越人语天姥,云霞明灭或可睹。天姥连天向天横,势拔五岳掩赤城。天台四万八千丈,对此欲倒东南倾。我欲因之梦吴越,一夜飞渡镜湖月。

山,是李白心里的梦;梦,把他和山连在了一起。山里人,因此总是想走出深山,山外人,却听到了山的呼唤。

王维因此来了,鸠摩罗什来了,老子,也在秦岭山的深处,写出了洋洋5000字的《道德经》:道可道,非常道,名可名,非常名……

于是,我向往着山。

漫长的春天过后,大宝和小宝的裤腿和衣袖都短了一截,鞋子也挤脚了,都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事。“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”,年初的发愿已然过期。“春服”仅隔一个区,但进度条永远停在“运输中”。春风春水,则已推舟而去,直到下一年,下一个轮回。

待到一切回复“正常”,最想做点什么?除了买鞋子之外,我竟有些茫然。如此写下to do list:把闹钟拨后一个小时,清空滞留购物车里的近百样物品,找回从前喜欢的面包和酸奶牌子,给大宝续过期的网课教材,逐一问候阔别多日还健在的街边小店,理发,染发,买花,与多日来微信交接的两个便利店老板照个面,买一杯月球才有的桂花燕麦奶拿铁,去办公室,见真人同事和客户,商量濒危业务的对策,开发票,补快递,去银行填写耽搁了几个月的表格,

可是——仅此而已,再也找不到有关亢怀的其他文字,也见不到他其他的画作。如果没有这本册页传世,他便是一个彻底被湮没的非凡的画家。有了这本册页,就见证了这在历史曾经出现过却终生不曾显赫过的天才。历史埋没过多少天才?不知道;但留名于史的全是绝世的的天才吗?绝不是。亢怀不正是一位怀才不遇的人吗?画中的冷寂与孤芳自赏不正是他心灵的写照吗?

《空谷幽兰》是我给这本画册的起名、题签。我将它一直放在身边的矮几上,是为了偶然打开,感受一下他超绝的笔墨与画境,嗅一嗅空谷的清寒与兰草的幽香,以悦我目,以清我心。



人间最美六月天
(国画) 张吉

我向往着山的高贵沉静,挺拔秀美,向往着山的坦诚热情、真实纯洁,向往着山的幽深神秘、丰富奇崛,向往着……当我读到毛泽东的《十六字令·山》时,更向往着山的风骨以及它的壮烈!

山,快马加鞭未下鞍,惊回首,离天三尺三。山,倒海翻江卷巨澜,奔腾急,万马战犹酣。山,刺破青天锷未残,天欲堕,赖以拄其间。

其实我们都知道,山是何等的难以攀援。李白在他著名的《蜀道难》中说道,“噫吁嚱,危乎高哉!蜀道之难,难于上青天!蚕丛及鱼凫,开国何茫然!尔来四万八千岁,不与秦塞通人烟”。

但难,在越野跑者的心中,不正是想证明自己?这时,我们是多么的心旷神怡!

云无心以出岫,鸟倦飞而知还。霓为衣兮风为马,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。这,就是山的美丽、峰的魅力。

深山,深山在深情地呼唤。

我近期在读古琴相关的书籍,有点“叶公好龙”,因为我自己不弹琴,也不懂琴,唯爱读书,爱着书里提到的琴人琴事,很能打动我。

读到严晓星先生撰著的《近世古琴逸话》,我觉得亲切。严晓星就是近琴却不弹琴的,他的兴趣更多聚焦在琴事,而且是民国的琴人琴事。

书中所载,每则几百余字,不过是个中自有况味。谭嗣同以家中庭院雷劈之梧桐大树而制琴名“崩霆”“残雷”,并赋诗惋叹“纵作良才遇以苦,呜咽哀鸣莽终古”。“绿绮台”原为明武宗御琴,后流落民间,辗转富商、文人之手,或慷慨殉国,或视若珍宝,此琴经台风而不毁亦被视为奇迹。读到这些故事,怎不令人唏嘘?

这些琴记,原多散漫,杂陈于各书。严晓星珍而拾掇,集而成裘,是一项费时且须有见识的工作,而所选篇目、事迹,更是在倾诉抚古意沉、慕道追远的思绪。

偶尔在某地体驻一段时间,一年半载,留不长,又走了。他并没有强烈的要学琴的渴望,似乎不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,仿佛游离的状态就成了他生活的意义了。他懵懵懂懂地斫琴,一把琴,从年头到年尾,也没能完成。偶尔,赶在秋光之前,想要合着时节,就几天的时间,他却没日没夜地赶了出来。斫琴于他,要紧的是“斫”,刀劈斧砍,凿去了许多,他只要那剩下的、适合的那么一些,琴面和琴底合上,轻轻拨弄,乐音低而回鸣。

很多年前,电视里有一档“学烧中国菜”节目,当时正值新婚不久,为了表现自己,便跟着电视学习做饭烧菜,久而久之,不但学会了简单的厨艺,还在上海一家报纸上开了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“xx食话”专栏。

很多人以为,好的厨艺就是烧得一手好菜,其实是针对厨师而言。因为厨师有几个拿手菜,既是看家本领,也是谋生手段。对于居家过日子,主要还是根据家庭条件和具体食材,做出可口的饭菜。有一次,家里只有三

四棵青菜和四五个鸡蛋,我便把蛋黄与蛋清分开,用蛋清炒成芙蓉片置于盘子中间,再把青菜的叶子切成丝,放入五六成热油中炸成菜松,摆放在盘子周边,一道“青丝相伴、白首相依”便大功告成;然后

把两棵红色辣椒干切成细段,置于油锅煸出红油,把青菜秆切成寸长入锅翻炒,一道“万绿丛中点点红”便又手到擒来。最后,将打散的蛋黄一部分置于留用的蛋壳内,隔水蒸成蛋羹,一部分做成鸡蛋汤,三菜一汤便做好了。

前段时间,找了个住处,想一个人静下心来写点东西。原以为个把礼拜就可以回家,没有做好足够的食物储备。谁知不知不觉间就是两个多月,眼看着冰箱的食物一天天减少,到最后除了一包牛腩,再无他物。

家人和朋友多次来电话,询问是否需要提供后勤保障?谁都不容易:居家的,自己也是盘算着过日子;在外的,疫情防控本就忙得团团转,平时就不愿意麻烦别人,何况特殊时期?所以,大凡接到电话,一律报以“都挺好”。

幸好米面充足,能填饱肚子。开始几天倒还可以,早上一碗稀饭,中午一碗面条,晚上一碗米饭,咸菜少许。原以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减肥机会,但一周后发现,尽管吃的比平时多,还是饿得很快。后来,饭量越来越大,还是感到阵阵饥饿。后来明白,是肚子里缺少“油水”使然。

每天足不出户,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门买菜,冰箱里最后一包牛腩也不敢轻易拿出来享用,

古琴发展到现今,弹琴的目的、审美的情趣大约发生了很多变化。可是,有些本质没变。琴之道,根本在“独”。抚琴人仿佛自处于独特的空间,抚琴是一种坐禅自省,是一种与“道”的直接沟通,是与心灵中深奥玄秘的一些东西的交流。古琴之特别,还在于它不仅乐器,每首琴曲都有故事,牵涉悠久的历史与往昔景象,琴曲是丰富的叙事文本,

琴之声,是出世的,又常常是忧思的鸣响,所以,琴,最得文人喜爱,它本身就象征着意义,琴棋书画,琴在首位。现代文人哪怕不会弹奏,也常会在房中、案上、壁架搁置一具。

琴,出世又入世,可作天地自然之轻音,可作思虑激昂之鸣响。琴,自有其独特的魅力和文化内蕴,在风雨飘摇之世尤显风骨,令不弹琴者亦为之向往。

从历经团购历险记,到每一次扶老携幼,奔走相助,从殚精竭虑奔走四方的宝马叔叔,到一轮又一轮供应全楼的面包姐姐,到隔着铁门传递的葱姜蒜,还有流水般的闲聊瞎扯,层出不穷的笑话,泪中带笑,笑出眼泪……我们共同度过了最难熬的时间,许多微小的记忆只属于我们,外人不足道矣。如此真正知道,感情是由每时每刻的陪伴和分享滋养的。

想献一束花,献给那些再也无法回来的人和事物。想敬一杯酒,敬那些在最艰难的时刻仍留下精彩与爱的人们,敬每一个难忘的时刻。敬此番风雨,不会被忘记。

绿,不是生命吗?不是希望吗?不是静谧吗?把绿请回家!
责编:殷健灵

